

70年 | 70首诗

您的70年 照耀我的一生

汤飞(四川)

您的70年是一条河
源自两条龙哺育的波澜
山峦挡不住惊涛,草泽拔弄起细浪
九曲十八弯,换了人间

您的70年是一段路
在荆棘里开垦希望
孕育现实与桃源之间的豁然开朗
青山踏遍,觉得风景这边独好

您的70年是一支歌
潜心地酝酿,56位歌手
唱响气势磅礴的凯歌
即便浅唱低吟,也不忘上下求索

您的70年是一幅画
从黑白到重彩,从淡妆到浓林
绘就江山如此多娇
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精雕细琢

您的70年是一声声祝福
中华儿女多壮志
复兴豪气概,不为惊世界
只为诠释那无言大爱

70年,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遍地星火,锻造红色的中国
热血的红,旗帜的红
诞生我,滋养我,照耀我

我的祖国

王海波(吉林)

我的祖国
如温柔的母亲
目光温暖天下儿女
祖国很大
儿女很多
国是大家

我的祖国
如报晓雄鸡
一唱天下白
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
众望所归
迎来世界新格局

我的祖国
如谦谦君子
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
和而不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祖国
如一幅写意水墨画
江河留白
山岳泼墨
渔翁垂钓
江山从来如此多娇

我的祖国
如新世界的朝阳
十几亿儿女肩负光芒
托起旭日东升
青春中国在奋斗
中华民族在复兴

童年蝉趣

杨丽丽(北京)

夏日的午后,暑气升腾得厉害,时有时无的蝉鸣打破了宁静,也开启了岁月里那些与蝉有关的童年记忆。

蝉在我们老家叫做知了,每年麦收后就是知了出土的时候。当听到了第一声蝉鸣,耐不住寂寞的小伙伴就会三五成群地拿着长竹竿,带着用新麦粒嚼出来的面筋去树林里粘知了。

枝繁叶茂的树林,隔绝了外面的暑气,形成了天然的荫凉,知了就栖息在成行的树上肆无忌惮地高歌。知了的嘶鸣偶一停歇,只几秒钟的宁静,就又此起彼伏地鼓噪起来。手拿竹竿的小伙伴是主力军,在寻得知了的踪迹后,所有人都噤了声,仰着头看。拿竹竿的小伙伴先小心翼翼地靠近知了栖息

的树干,盯住树干上唱得正欢的知了,再用粘有面筋的竹竿快准狠地贴上去,被粘住的知了扇着翅膀拼

命挣扎,发出刺耳的滋滋啦啦声,一时间,吓得周围的知了都降低了声调。有的小伙伴性急,发现知了的踪迹后,索性抡一杆子把知了打下来,知了被打得晕头转向,拼命扇动翅膀打转转,却飞不起来,此时就有眼急手快的小伙伴上前用网兜将其罩住。捉到的知了都被小伙伴悄悄扔掉进带来的小桶里,攒够了就带回家,丢进院里,成为鸡鸭的美食。

到了傍晚,孩子们还会去寻知了的幼虫,在我们老家方言里叫做“爬爬儿”,是还没有蜕壳的蝉。此时的爬爬儿还都窝在土里没出来,有经验的小伙伴就会在树林里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的寻找爬爬儿的洞穴,那洞穴很有意思,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蚂蚁穴一般的小洞,但小洞周围的土只有薄薄一层,寻到了直接用小树枝一捅,周围的土就塌下来了,把小树

枝伸进洞里,爬爬儿就会自己抱着树枝爬上来。这种捉法常会带给我们惊喜或惊吓:有时候会爬出两个爬爬儿来,有时候会爬出别的虫或蛤蟆,甚至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蛇。因此,小伙伴们大多会等到天黑透了,爬爬儿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身上了,再打着手电筒去抓。

收获的爬爬儿经过几天的腌制入了味,用自家榨的花生油煎到两面金黄,那四溢的香气轻易就能勾动人的馋虫。儿时,自己一度是不敢吃的,因为信了奶奶的玩笑话:“爬爬儿吃进肚里会变活了,挠你们的肚皮。”只好闻着香味忍着口水,任凭奶奶怎么劝,就是不吃。后来实在受不了那香味的诱惑,就自作聪明地只吃爬爬儿的后半截,不吃有腿的前半截,惹得奶奶笑了好久。其实,爬爬儿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昆虫,营养

桌椅里的父爱

甘婷(广西)

第二天,父亲真的陪着我。上课时,父亲就会抱着我,下课了,才把我放在椅子上让我活动活动。坐在父亲的腿上,那种柔软的感觉很温暖。就这样,我的腿很少再有红肿的时候了。可是,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样会耽误父亲很多时间。

一天,我发现父亲突然找来了锯子、斧头、凿子、木头等工具。我好奇地问父亲:“爸,您这是要做什么呀?”父亲说:“帮你做一套桌椅,这样你就可以安心舒适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父亲不懂木工,白天,他陪我上完课后完成农活后,晚上就跑到邻居梁大叔那里请教木工的事。只见父亲一会儿进,一会儿出,一会儿拿锯子锯木头,一

会儿拿凿子凿几个孔,一会儿又拿刨来刨几下木板……屋里总会响起阵阵咚咚当当的声音。有时候父亲怕吵到我和母亲休息,他干脆点燃一盏煤油灯到屋外的小路边上做。可我依然会被一阵阵嘈杂声惊醒。听着那阵阵凿木声,我心底总会翻涌着热潮,泪也就顺着脸颊悄悄滑落。

两个星期过去了,父亲欣喜地拿着一套崭新的、充满木屑香味的桌椅出现在我眼前:“来,爸爸抱你坐上来看看。”说着,他抱起我便将我轻轻地放在他新做的椅子上。我坐在上面,感觉桌子和我身子的高度是那么的协调。更重要的是,父亲还在椅子上放了一

井

马浩(江苏)

水,渐渐地为老井撑起了一把伞,野草杂花在石隙间悄然滋生,繁衍,一簇簇、一丛丛,平平仄仄,犹如老井吟哦的散章。

小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井边,看水中的影子,探臂入井,水中人亦伸手相迎,一个地上,一个井下,就这么呼应着;我把树叶抛向井里,叶片飞转着身子缓缓飘落。水纹漾开,人影在水里晃着,哈哈镜一般。不知天上的云彩是有意的呢,还是一个不小心掉进井来,却不见擦破摔伤,依就完完整整,洁白如故,鲜活如初。但云彩经了水洗,似乎更加柔和、更加清爽了,很受用地横卧于水面。与云相伴的,尚有树的枝叶,以及枝叶间隐没的鸟儿。那是一幅怎样的妙

手丹青呢?

在我的记忆深处,关于挖井,有着太多的回味。懵懂之时,我就喜欢看人挖井。村里通衢之处,抑或村口,选址看似随意。开土动工,人在地上,井在脚下。不一会儿,人便被我吞没了。不过,犹如画龙而未点睛,井的“睛”就是泉眼,泉眼藏在土地深处,需人不断地去挖掘。就这样,井下的人用锹努力地寻找,井上的人用泥兜把泥土一兜一兜提上来。井越打越深,一锹之间,泉眼咫尺天涯。希望在迷茫中似乎慢慢清晰,等到井下传来惊喜的连声叫喊“泉眼、泉眼……”,这眼井就算打成了。不过,井水是要淘的,吃水的人越多,泉眼越活泛,

丰富、美味可口,早就走进了饭店酒馆的餐桌,并有一个响亮的名宇——“油炸金蝉”。

爬爬儿变为成虫时蜕下的外壳叫蝉蜕,是一味中药。每年夏忙过后,村里就会来一些收蝉蜕的小商贩,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去寻蝉蜕,寻得了十个、五十个,甚至上百个,就在小商贩那里换来一元或几元钱。这时候,父母也都允许孩子自己支配这几元零花钱。孩子们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去买垂涎已久的冰棍儿,或渴盼已久的带橡皮擦的铅笔、水果味的橡皮、花花绿绿的贴纸……总之,小小的蝉蜕,丰富了一个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也丰富了一个个物质匮乏的童年。

蝉是属于夏天的,也是属于童年的。因为有了连绵不断的蝉鸣,夏天才显得生机勃勃,因为有了捕蝉的乐趣,童年才有了丰富的色彩。

一个大小相宜的坐垫,我坐在上面,柔软、温暖、舒适,就像坐在父亲的腿上一样。

“感觉怎么样?舒服吗?”我点点头。父亲笑着摸了摸我的脸。就在父亲的手触到的脸时,我不禁大声叫了起来,父亲马上把手缩了回去。原来,父亲为了帮我做桌椅,他的手已被木板磨出了一道道裂痕。看着父亲一脸的疲倦,根根白发和布满血丝的双眸,我的泪再也止不住了……

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我伏案书写时,父亲深夜为我做桌椅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的笔尖就会有一股力量的源泉,涓涓流出一行行文字……

井水愈清冽、愈新鲜。

大约是被打井的启发,曾记得,放学后,成群的少年郎去田野里铲草喂猪,口渴了,便会来到小河边,河水虽清澈,却不宜直接喝。于是,在河边用铲挖一眼“小井”,待清清凉凉的水缓缓地漫进来,如同大地擎出了一碗甘露,便急急地探下头去亲吻水面。

人类曾逐水而居,井曾牵引着多少游子望乡的目光。而今,井似乎从我们的视线中远去了,成了某种遗物、某种记忆。我不知道井及其所衍生出来的词汇,将来会有怎样的命运,但我却知道,一眼眼涌出清泉的井,将汨汨地滋润我一生的岁月,永不干涸。

五 串 门 儿



第十一期

张金刚(河北)

串门儿

在村子里生活,串门儿最是寻常,相当于浏览“朋友圈”。每天不到别人家坐坐,扯扯闲篇儿,似乎浑身不自在。

我家住在村中心,紧邻村路。正房是典型的老式太行民居,坐北朝南,出房檐,有台阶,每个出太阳的冬日,门前都暖洋洋的。加上父母忠厚热情,虽是祖上留下的三间老土坯房,却总吸引着众多乡邻到我家串门儿,从日出到日落。

想睡个懒觉,偏有人早早地来串门儿了,一进堂屋就开始闲聊,母亲连忙对客人说:“你先到外边去,我该起床了。”那人倒也识趣,隔着门帘,继续冲里屋说道道西。晚上,想早早钻进被窝,可串门儿的人还未走。实在困了,就靠在背垛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竟睡着了。他们说他们的,走时带上门儿就是了。

只要有人来串门儿,做饭、吃饭、做活,一整天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啥也瞒不住人。

做一顿面条,有人盯着你和面、擀面、煮面;炖一锅肉,有人闻着香味儿就来了,还要夹一块儿尝尝;摊煎饼、炸油糕,有人会拈几个走。端着饭碗来的,干脆就坐下凑成一桌。来的人多了,母亲常逗趣道:“别光闲着,洗洗手给包饺子,帮着剥花生,去给烧把火,去给打桶水……”

串门儿,搭把手,很正常。

从东屋到西屋,母亲常是从东台阶下,再从西台阶上,再绕回来。有时阶上人多,就冲那些坐着、蹲着、站着说话、晒太阳或扎堆儿打牌、下棋的人喊:“你们有点儿眼力见儿,让让,让我过去。”他们并不恼,欠下屁股、侧下身,继续热闹着,绝不拿自己当外人。

串门儿的人来了,我也跑出去,上别人家串门儿。

最常去的是张爷爷家。他家是教书世家,藏书多,说话谦和有礼。我去了,和张爷爷招呼一声,就钻进书房不出来,直到母亲喊我回家吃饭。张爷爷看我舍不得走,就笑眯眯地说:“喜欢看,就拿回家看看。”我兴奋不已,揣上书,道声谢,连蹦带跳地跑了。若碰巧他们家人都在,也常凑前说说话,可知天下大事,可谓是非曲直,可为我答疑解惑。想来,我的启蒙,还是串门儿得来的呢。

我哥也爱串门儿,但再怎么七绕八拐也用不掉我这个“小尾巴”。我曾偷偷跟着,待他进到红梅姐房间后,“腾”地闯进去,屋里还有树儿红哥、小建哥、艳春姐,听着录音机打扑克,桌上放着哥哥手做的小台灯。我想,哥是对红梅姐“有意思”,才常去串门儿的吧?被轰出来时,我还不忘做个鬼脸。

我对有人串门儿感到困扰,是在上初三的那年冬天。家里只在正屋生了火,我晚上着急写作业,可串门儿的人一拨接了一拨,看电视、磕瓜子、聊闲天,吵得我静不下心。我私下里与母亲说:“今晚一定要下‘逐客令’。”母亲叹口气说:“乡里乡亲的,平时没少帮咱,串门儿时送棵菜、送个瓜、帮个忙,常有。你自行车坏了,不都是来串门儿的二哥给修嘛!咱忍忍!实在不行,后山有个防空洞,不冷,娘给你打扫打扫,点根蜡烛,也能学习。”自此,那个洞成了我的“避难所”,留下了我挑灯夜读的身影。

一村人就那么在往来串门儿中,走过了几十年。如今回家,我对串门儿非但不烦,竟盼着有人来,挤满屋,坐满门前,聊聊家长里短,可来客却是寥寥,安静得让我心里空落落的。这些年,外出的外出、忙碌的忙碌、逝去的逝去,乡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能凑到一起的,仅剩与我父母年纪相仿的那些人了。

一日,邻居大叔用微信传来一张照片:父亲拉着板胡,母亲与一帮老大爷、老太太们围坐在老屋门前晒太阳,听得入迷。我看着照片,儿时串门儿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我想,以后每次回老家,一定沏好茶、备好烟,招呼我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来串门儿,叙叙家常,共话桑麻……

小憩

李磊(云南) 摄

